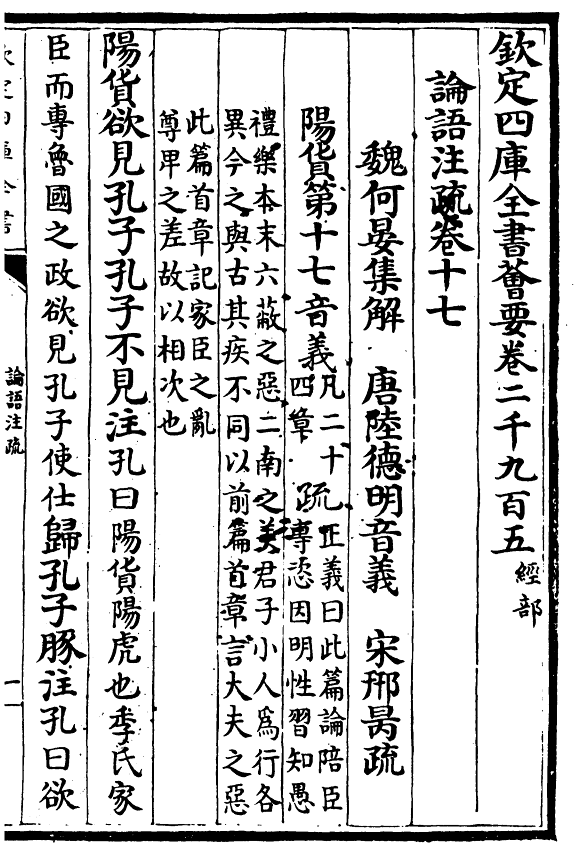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論語注疏卷十七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音義凡二十四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注孔曰欲

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音義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豚徒門反遺唯季反塗字當作途音

徒治直吏反好呼報反注同亟去冀反知音智注同數色角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也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溺興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

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彊賢音義彊其丈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

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强賢此則非如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音義焉於虔反易以豉反注同從才用反疏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

武城魯邑名時子游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於夫子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説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道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音義擾而小反費悲位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說音悅夫音符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字俱訓為適末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

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疏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寛信敏惠者此孔子咎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寛則得衆者言行能寛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音義佛音弼肹許密反磨末多反磷力刃反薄也涅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緇側其反皁才早反汚汚辱之汚一音烏又烏故反匏蒲交反瓜古花反焉於虔反瓠戸故反處昌慮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肹召子欲往者佛肹爲晉大夫趙

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爲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爲之作譬磷薄也湼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湼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爲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繫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

安得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注孔曰狂妄抵觸人音義

蔽必世反仁知之知音智下好知同語魚據反好呼報反下同適丁歷反為于偽反絞交卯反抵丁禮反

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

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音義 夫音符興許應反注同觀如字注同磋七何反刺七賜反邇音爾召實照反下及注同與音餘淑受六反女如字

疏 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爲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

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説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爲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説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教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疏正義曰此章辨禮樂之本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

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

子曰色厲而内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内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音義荏而審反柔也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内柔佞爲人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内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

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音義鄉如字又許亮反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舊解有二周曰所至之鄉輒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音義傳直專反說音悅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音義與哉之與音餘本或作無哉邪似嗟反媚武冀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音義廉魯讀廉爲貶今從古戾力計反疏正義曰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謂忿怒而多咈戾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音義惡烏路反下同間間厠之間邪似嗟反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注孔曰至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駵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克土土色黃並以所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駵黃色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音義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疏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音義

孺而樹反字亦作㩧為于僞反令力呈反䟽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

旻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音義期音基一本作其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之期居宜反更古衡反一音古孟反柘章夜反柞子各反楢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食音嗣夫音符下同衣於既反不樂之樂音洛旻胡老反疏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爲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皆不爲也不爲既久故禮壞而樂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

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苫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歳常爲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
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
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喪是有三年之恩
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
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
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
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注云行猶用也變
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
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
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
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
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
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
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音義奕音亦爲

其之爲于僞反樂五敎反又音洛

疏正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爲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圍棊謂之弈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奕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終日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敎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疏正義曰此章抑子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

上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爲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音義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爲惡三字餘同

音好呼報反訕所諫反窒珍栗反魯讀窒為室今從古徼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夘反知音智抄初交反孫音遜下章同訐居謁反攻人陰私說文云面相斥字林紀列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徼以為知者徼抄也禮母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己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音義 近附近之近 遠于萬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 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

音義 惡烏路反注同 行下孟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卷十七

論語注疏卷十七考證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鑽燧改火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臣宗楷按丹鉛總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榆柳色青以象木棗杏色赤以象火桑柘色黃以象土槐檀色白以象金柞楢色元以象水蓋各指其時之方色取義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鼎新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槐檀金之火也柞楢水之火也饒

疏曰五行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如金有五金之類

論語注疏卷十七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注疏卷十八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音義凡十四章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

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音義紂直又反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論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云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

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盂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為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音義三息暫反又如字黜勑律反焉於虔反復扶又反枉紆往反疏正義曰此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

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

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音義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並如字注同朝直遙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馬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

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来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者不可諫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注孔曰自今已来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音義與音餘注同見賢遍反復扶又反下同辟音避下同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孔子下包云下車也鄭云下堂出門也疏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

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

也已大而人小故也音義沮七餘反溺乃歷反耦吾口反廣古曠反處昌慮反下同夫音符與音餘下徒與同數所角反滔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治直吏反舍音捨辟音避耰音憂輟張劣反種章勇反下同憮音呼又音武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為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是魯

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

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辟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義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脩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

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已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音義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蓧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莜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索所白反植音值又市力反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倚其綺反拱居勇反食音嗣見賢遍反語魚據反長丁丈反已音紀一音以

疏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者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既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蓧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

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者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巳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生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倫道理也言女不仕濁世欲清潔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已

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注蓧竹器○正義曰說文作莜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

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音義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詩照反下同與音餘朝直遥反中丁仲反下同應應對之應下同思息嗣反又如字僾扶又反廢方肺反馬云棄也鄭作發動貌疏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禄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應也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亞次也亞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注孔曰

播摇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音義大音泰摯音至亞於稼反飯扶晚反下同繚音了缺窺悦反播彼佐反揺也鼗徒刀反亦作鞉少詩照反疏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内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揺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揺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入居於海内也

周公謂魯公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注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音義易音亦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爾音義周有八士

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适古活反騧古花反乳如注反又如主反生所幸反又如字疏正義

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

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注疏卷十八

論語注疏卷十八考證

子路從而後章五穀不分○臣宗楷按五穀之名周禮職方氏云黍稷菽麥稻周書云麥黍稻粟菽鄭元則以為麻黍稷麥豆諸說不一纂箋王氏曰九穀者以三農所生而言百穀者號其多而言五穀者則以五行所屬而言皆不寔指其名此說近之

逸民章虞仲○臣齊繡按日知錄云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

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列為諸侯據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乃仲雍之曾孫也論語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名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

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太師摯適齊章亞飯三飯四飯○臣宗楷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白虎通云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語錄云魯諸侯耳樂官自亞飯以下葢三飯尊卑之差也又齊氏曰魯諸侯故止言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賜天子禮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

舊以見昔之僭耳

周有八士章疏鄭元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陸埏經世驪珠曰左傳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宫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宫适散鹿臺之財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宫仲周書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注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為武王時人正非無據

論語注疏卷十八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九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音義凡二十五章 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辯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注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

思盡其敬有喪事思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音義焉於虔反下同亡如字無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没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音義 矜居陵反賢與之與音餘下同汎芳劒反 疏 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接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衆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音義泥乃細反注同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注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音義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注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音義解音蟹疏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

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疏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彊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鄭曰厲嚴正音義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音義厲如字王云病也鄭讀為賴恃賴也己居止反下同謗布浪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

妄加困病於己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己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己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

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

一惟聖人耳音義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埽素報反今本作埽對抑證反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噫於其反傳直專反注同倦其眷反厭於艷反區羌于反別彼列反注同焉可之焉於虔反誣音無疏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卒子恤反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可柰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

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始終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音義優音憂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閑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毀不滅性疏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慼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

注云不食三日哀毁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疏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爲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疏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為輕剽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音義膚方于反剽匹照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民人離散為輕易剽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音義惡居之惡烏路反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為惡也紂名辛字受商末世之王也為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謚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為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

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為衆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覩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音義朝直遥反焉於虔反下焉不同墜直類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尼仲之德也衛公孫朝者

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注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音義語魚據反朝直遙反仇音求好如字舊呼報反數色主反仞一作刃音同疏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

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閫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音義量音亮注同疏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叔毀仲尼者訾毀孔子之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髙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貞明麗天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絶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者多猶適也言非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注適足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注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来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音義知音智下同道音導綏音雖疏正義曰此章亦

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為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

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卷十九

論語注疏卷二十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音義凡三章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兼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以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

亦以命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来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注孔曰言政

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

後世音義牡茂后反擅市戰反敝必袂反與音預賚力代反賜也量音亮注同秤尺證反說音悅注同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歷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勛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為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為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

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来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為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為人非理絶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

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為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録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

注歷數列次○正義曰孔注尚書云歷數謂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葢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

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注以其簡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注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蔡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

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葢孔意以彼為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音義費芳味反下同慢武諫反儼魚檢反出尺遂反又如字注同吝力刃反舊力慎反難乃旦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章論為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為述五美

之目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為説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荅惠而不費不須其問即為陳其餘者此説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此説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為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説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此説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

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敕之教令既至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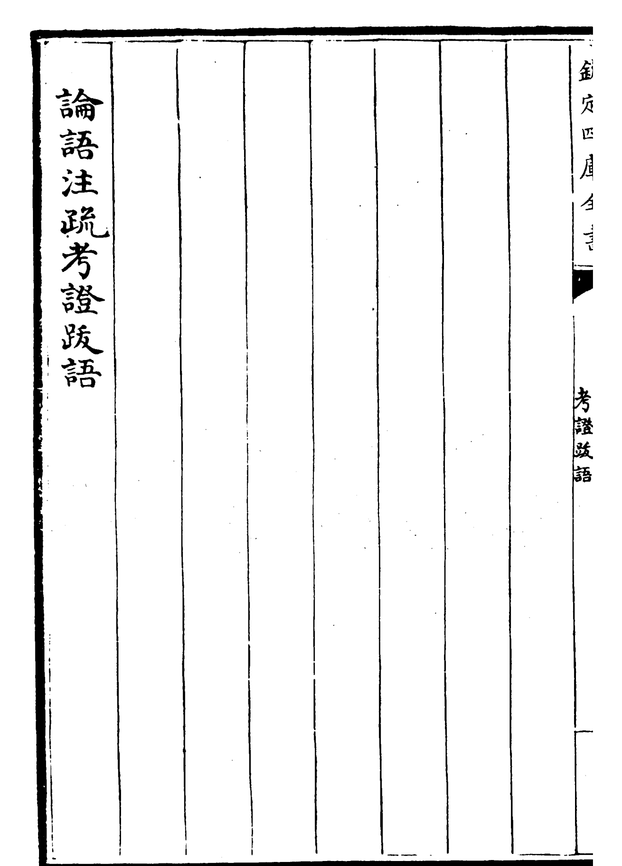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音義魯論無此章今從古分扶問反別彼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

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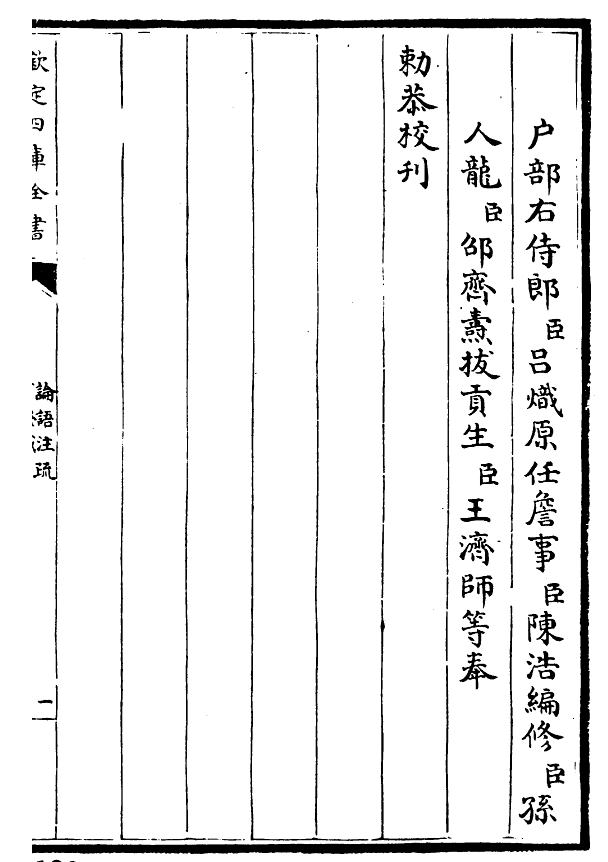
論語注疏卷二十

洗馬臣陸宗楷謹言自漢以後注論語者數十家惟魏何晏之集解行於世至宋孫奭為之義疏遂與何注並傳雖純雜相參不必盡合於聖人之旨要其薈萃羣言創通大義已為程朱開其先路矣臣等奉

勅校刋往復尋繹益見朱子採擇之精確不可易而其間亦有義可兩存為宋元諸儒所不廢者謹依次編輯録為考証若干條用附簡末焉臣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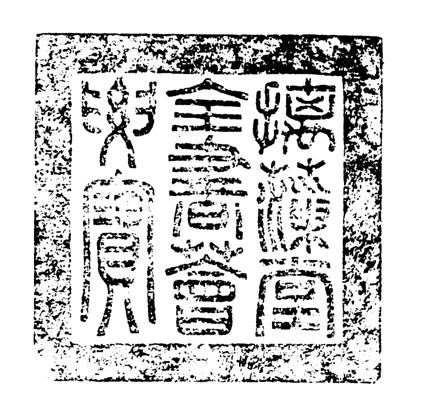
論語注疏考證跋語



户部右侍郎臣吕熾原任詹事臣陳浩編修臣孫人龍臣邵齊燾拔貢生臣王濟師等奉

勅恭校刊

論語注疏考證職名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